



胡 正

流水長流



流水长流

胡 正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二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以后，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尖锐复杂的斗争。作品以晋中平原汾河岸上的一个村庄为背景，通过杏园堡初级社在防霜、抗旱、解决春荒缺粮和扩社等问题的斗争，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，并对部分农民的自私狭隘、自由散漫等落后面作了有力的批判，同时也揭露和打击了富农分子的种种破坏活动。作品着重刻画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郭春海，贫农积极分子王连生和青年妇女杜红莲等几个新人物。通过社会斗争与家庭纠葛，写出了他们新的思想品德和成长过程。同时刻画了一个艰难地摆脱着旧思想束缚的老农郭守成的典型形象。

本书由我社与山西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。

封面画：柳成蔭

插图：邵国襄

汾 水 长 流

书号 1580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261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 5/8 插页 10

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196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册 定价(3) 1.25元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CAD 3/10



第一章

天黑以后，杏园堡村里的人们刚刚吃过夜饭，噹噹的鑼声，和敲鑼人的喊叫声，就沿着街巷响过来了——

乡里社里有命令，
男女老少都听清。
今天夜里霜冻，
社员组员齐出征。
自带麦秆一大捆，
庙院门口来集中。
今晚防霜最当紧，
为得夏秋好收成。

.....

敲鑼传令的郝同喜在村里喊叫了一圈以后，农业社的社员们和一部分互助组组员们，便背起高粱秆，陆陆续续地来到庙院门前的空场上。当人们正抬头看着那大槐树树梢的摆动，看着那钟楼顶上的月亮和星星，議論着今夜晚的防霜时，忽然有谁高叫了一声：

“嘿，你们看，那是谁赶着牛跑来了！”

人们抬头看时，只见是农业社的党支部書記郭春海，他赶着

一头大黃牛，牛背上还馱着四捆高粱秆。那年輕的郭春海，头上扎着一块白毛巾，身穿一件黑亮的棉袄，腰里繫了一条雪白的腰带。身高肩寬，剑眉圓眼。在这月黑夜里，越显出他那青年英俊的姿态。听见人們叫他，他就揚起鞭子，在空中叭啦叭啦的响了两声，那大黃牛也就蹦跳着跑到庙門跟前来了。

年輕小伙子們一見郭春海，就围上来。有的帮着把大黃牛拴到槐树上，有的亲热地說道：

“哈，咱們支書無論干甚都要起帶头作用，人家都帶一捆茭秆，你怎么馱来四捆？”

“海子哥想得也妙，把老黃牛也動員上参加防霜来了。”

.....

小伙子們正围着郭春海說笑，想不到却惹着了他們后边站着的一个人。这人有三十多年岁，上身披了一件皮袄，头上戴着一頂毡帽。在那方圓的虛胖的脸上，一双細眯眯的眼睛，又象迸开的黑豆莢里藏着兩顆黑豆。听到小伙子們夸奖郭春海，心里一陣不舒服，就接着說了一句：

“哼！几捆茭秆也值当得使牛馱！”

小伙子們一听这呕气話，便立时回过头来，但瞪眼看时，才看見是他們的副社长刘元祿。小伙子們虽然心里不服气，表面上又不好意思頂撞他們的上級。郭春海呢，他从家里出来时，为了多拿几捆高粱秆防霜，才想出了这个办法；为了使喚牛馱，还和父亲吵了一頓。而今刘元祿却当着众人說这种話，心里自然生气，但又不愿意当着众人和他吵嘴。这时，刚巧老社长徐明礼走过来。徐明礼知道刘元祿跟郭春海平素常面和心不和，短不了吵嘴拌舌。刚才县委会来電話通知防霜时，他俩还爭吵了一頓；刘元祿怕白劳累一夜，劳民伤財；郭春海却說，应当相信气象

預報，發揮農業社的優越性，避免減產。因此堅持要防霜。眼下，徐明禮也怕他倆當着眾人爭吵，便拉着郭春海說道：

“算啦。一句閑話，就當他沒有說，你沒有聽見。天氣不早了，人們也來得差不離了，我看咱們就開會吧。”

於是，社長徐明禮就宣布開會，先讓鄉長張月清講了幾句防霜的意義，隨後又說明了今晚上的防霜辦法：農業社按生產隊分配地段；互助組由組長帶領，到村外西北面用高粱秆擺好一排火堆。民兵們集中到廟上睡覺，後半夜以打鐘為號，分頭去點火熏煙。

社長徐明禮剛宣布完畢，各生產隊的隊長和社員們就立刻叫喊起來。隊長叫社員，社員叫隊長。一陣混亂之後，各生產隊的隊長又向社員們分配開任務，指定下地點，然後社員們就背起高粱秆出發了。

鄉、社幹部們在討論防霜辦法時，便確定了分工。支書郭春海和社長徐明禮領導農業社防霜，鄉長張月清領導互助組和單干戶防霜。眼下，當農業社的社員們出發以後，張月清檢點人數時，看見互助組和單干戶來的人太少，便臨時又抽調了幾個幹部，分派去動員互助組和單干戶。劉元祿因為兼任着鄉武裝委員會的副主任，所以張月清也臨時把他抽調過來，並且和他商議道：

“你是和村主任他們領導互助組呢，還是和我去督促單干戶？”

劉元祿覺得單干戶一家一戶的不好督促，便說：“我就和村主任領導互助組吧。”鄉長張月清便給他分配了督促周有富等三個互助組的任務。劉元祿剛領了任務，就神氣十足地獨自走了。他想先回一趟家，提一盞馬燈。他既然是去作領導工作，而且又

是动员富裕中农周有富，那当然就应当提一盏照明的马灯。

一霎时，庙门前的场子上已空无一人。农业社的社员们和一部分互助组组员们，已经背着高粱秆，按照指定的地点，分头向村外走去。有的是三人一群，有的是两人一伙，也有的是人一路。郭春海因为驮了四捆高粱秆，所以也是一个人赶着老牛往村外走。一路上，他看着社员们那股劲，心里也高兴起来。往年春天遇到霜冻时，哪能有这种阵势，一家一户的怎能抗住这么大的灾害！办起农业社以后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，竟使好多农业社员激动起来；有的社员一面走，一面还大声地吆喝着返回家里背高粱秆的人，有些年轻社员们，竟高声唱起秧歌。年轻的郭春海一听那秧歌，也兴奋地响了一声牛鞭，仰起头唱了起来。

郭春海正高兴地唱着秧歌往村外走时，耳风里忽听得有谁笑了两声。他定睛一看，怎么竟走到周有富那老顽固的大门口来了！心里一时慌跳，秧歌也唱不出口了。当他正要迈开大步走过去时，忽然又听得有谁叫了他一声：

“支书同志，怎么不唱啦？”

郭春海一听那耳熟的声音，回头又看见那两条长辫子在眼前一晃，他就心热地叫了一声：

“啊，红莲！”

杜红莲低声笑着说道：

“我就听出是你来了。”

郭春海也高兴地问道：

“你出来做甚？”

杜红莲却先问他：

“你们干甚去？”

郭春海說：“到麦地里熏烟防霜。”

杜紅蓮一听说郭春海到麦地去熏烟防霜，就回头看了看院里，院里是黑洞洞靜悄悄的。刚才郝同喜敲鑼时，她就劝她后爹周有富也去防霜，周有富却說：“什么气象台和广播电台，哼！农业社不心疼麦秆，叫他們熏烟去吧，咱是互助組，咱可悞不起瞌睡。”所以全家人早就熄灯睡觉了。但杜紅蓮听了郝同喜那鑼声，随后又听见街上人們来来往往的嚷叫声，想象着农业社員們到麦地里熏烟防霜的熱鬧情景，就不想睡觉了。心想：“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，他不相信气象预报，自己还能不相信？他不响应政府的号召，自己也跟他睡懒觉？”再說，杜紅蓮是多么想和农业社那些年輕人們一块儿紅紅火火、热熱鬧鬧地到地里干活啊！她实在不愿意悶在家里。她正发愁自己一个人怎么去防霜时，就听到郭春海那动心的歌声，她便大胆地走出門外，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要求：

“支書同志，我也跟你去防霜吧？”

“你跟我去？”

郭春海倒有些犹豫了。在这黑暗的夜晚，他們两个年輕男女相跟着到村外去熏烟防霜，要是給那些封建疙瘩們看見，会說些什么話？在群众中会有什么影响？讓那頑固的周有富知道后，又会对她怎样呢？也許，杜紅蓮不过是順口說一說，只要自己一攔挡也就罢了。不料杜紅蓮却把一双长辮子往后一甩，賭气說道：

“他們不防霜，还能挡住我防霜？刚才老同喜敲鑼时，还动員我們出来防霜，你要不想帶我走，我就一个人去。”

郭春海見她这样坚决、大胆，說得也在理，便高兴地答应了。杜紅蓮也就立时气消云散，笑着看了郭春海一眼，便和郭春

海相跟着走出村去。

一路上，郭春海心里一直是热突突的。他們好久沒有見面，沒有說話了。今晚上，好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，他何尝不愿意和紅蓮好好地說說話呢！他就和紅蓮并排走起来。忽然，他的左手一下子碰着紅蓮的右手，郭春海心里跳了一下。她呢，她却輕声地笑笑，而且也有意用手碰了他一下。可是，当郭春海第二次用手碰她时，她却閃手躲开了。郭春海心里一陣冰凉，刚預备好的几句话語也說不出来了。是啊，自从那年正月十五鬧紅火以后，只在村剧团、夜校里或遇到什么工作时見見面，也沒有說過什么知心話，誰晓得今晚上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！

杜紅蓮却仍是仰着一副笑脸，虽然她这时候心里也是热烘烘的，但她还不敢断定是因为参加防霜呢，还是因为相随着这位年輕的支部書記郭春海。自从那年元宵节鬧紅火以后，她倒是常想見他，見了他心里就觉得快活。可是，这能不能就算是对他有了意思呢？

杜紅蓮原是南村人，九岁上死了父亲，就随着母亲嫁到杏园堡来。她长到十五岁时，村里人們都夸奖她长得漂亮。正月十五鬧紅火时，就选她上了“背棍”。这地方最时兴“背棍”。就是一个男人在背上背一根鉄棍，把一个女孩子綁在上面，鉄棍由双方的衣服遮掩着，因此看不出来。有时，鉄棍从男人伸起的袖子里伸出去，再經過一把扇子或一把旱伞和上面女孩子的裙子的遮掩，就好象女孩子站在扇子或旱伞上一样。男女双方扮演的角色，大都是当地流行的戏曲或秧歌节目，如《藏舟》、《断桥》、《四姐挑菜》、《五哥放羊》等等。在挑选扮演者时，背鉄棍的男子要身强力壮，会扭；“背棍”上的女子则要聪明漂亮。每年正月十五鬧紅火时，村里总要挑选几个最好看的女子上“背棍”，而誰

家的女子如果上了“背棍”，开春以后，媒人就会踏烂誰家的門檻。那年正月十五选上杜紅蓮上“背棍”时，讓她装扮了一位玉堂春。一說要演《玉堂春》，恰巧又打动了敲鑼传令的照庙老汉郝同喜。郝同喜一提起《玉堂春》就沒命了，他特別喜爱这出戏。別人对于他特別喜爱这出戏虽然也知道一点緣故，却不知道他的劲头会有这么大，他要扮演背鉄棍的王金龙。別人都說他年老气衰，怕背不动，他就抖抖精神說：“論力气，不減当年；論架势，在这方圓几十里以內也算个老把式吧！”他非要扮演这角色不行。沒有办法，年輕人們就只好直爽地提出：“那就改扮《打漁杀家》的萧恩吧。王金龙是个年輕漂亮后生，你滿嘴胡采，一脸皺紋，不相宜。”这一說，虽然他有点伤心，可並沒有退讓。他就刮了胡須，一股劲往脸上抹粉，象和了泥抹牆縫一样。不顧別人的反对，就装扮起王金龙来。別人看到这光景，也不好意思硬攔挡他。因为这是鬧紅火的事，而且郝同喜在村里也算个紅火人，年輕时候，也确是鬧紅火的好把式。郝同喜把鉄棍紧紧的綁在身上，人們又帮忙把装扮成玉堂春的杜紅蓮綁上鉄棍。鑼鼓一响，郝同喜就象斗活龙一样扭出来。一出庙院門，那些挤着看熱鬧的人們看見这么标致的玉堂春，还有那扭得欢蹦带劲的王金龙，就叫起好来。有几个年輕人还把手指放在嘴里打开哨子。郭春海当时正在敲鼓，一見这情景，也高举起鼓槌，飘起鼓槌上那紅綢穗子，更加用劲地擂起鼓来。郝同喜是經不住夸奖的人，听到叫好，他就扭得更得意，更带劲了，真如一条活龙般扭来扭去。可是，总因为他上了年紀，扭到高兴时，一不小心，腰一閃，足一滑，眼看就要摔倒，“背棍”上的杜紅蓮也跟着要倒下来。当时真把看熱鬧的人們惊呆了。但就在杜紅蓮刚要倒下去时，突然那擂鼓的郭春海一步搶上去，伸手就接住了她。受惊的杜紅蓮只

叫了声：“海子哥！”便无力地闭着眼睛，偎在郭春海的怀里……

这以后，杜红莲见到郭春海时，心里就觉得亲切，热乎。但他们除了正月十五闹红火，除了五月端午、七月十五赶庙会时见见面，说话的机会就不多了。郭春海不愿意仗着救过她再去找她，她也沒有因为这一次的恩情而许下终身心愿。解放后，村里办起了夜校，虽然他俩可以经常见面，但是郭春海还看不出她对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因为杜红莲那火喷喷、热辣辣、喜闹好耍的性情，好象对誰也是那么尽情地开心。这中间竟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对她有了意思。比如夜校散学以后，一条小巷里就只她一个人上学，所以每次散学时，夜校教员总要讓同学们送她回家。起先是女同学们送她回家，后来那些年轻的男同学们也争着送她。一路上，同学们自然也要说说笑笑。有一次，一个青年送她回家时，故意用肩膀碰了她一下，她却只是不在意地笑笑；快到她家門口时，那青年突然一下抓住她的胳膊，这一来，她真有点心慌。但她忽然回头一看，就大声叫道：“看后面那个黑东西，看狼！”那青年一松手，再回头看时，她几步就鑽进家门去。随后，她又探出头来，笑着說了句：“今晚上謝謝你啦，以后可不敢再劳駕了。”就这样，她来到这村里已经十年，并且长成十九岁的大姑娘，也还没有一个年轻人敢向她提亲。郭春海呢，虽然心里头早就爱上了她，可是却一直猜不透她的心思。就說今天晚上吧，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大胆地突然跑出来呢？

春海和红莲相跟着走出村外，沿着村外地里的小路向前走着。黑夜里，隐隐糊糊地看见田野里有許多背着高粱秆的人影走动着。有些人提着馬灯，好象田野里閃着几顆星星。也有的人拿着手电，亮光一閃一閃。看着这情景，又听着远处人們的吆叫声，杜红莲真觉得新奇高兴。

春海和紅蓮一直走到汾河畔杏園東邊的那塊麥地里。郭春海把黃牛拴在地頭上的一株杏樹上，把牛背上的四捆高粱秆卸下來，杜紅蓮就幫着他在麥地北頭擺起火堆。

郭春海第一次和杜紅蓮在一起勞動，只覺得渾身是勁。一伸手就提起一捆高粱秆。杜紅蓮呢，也伸過手來，要和他伙抬。春海說：“黑洞洞的，小心扎了你的手。”紅蓮嘴里說着：“我的手才不怕扎吶！”心里却感到一股溫暖。因為她跟着周有富上地勞動時，不論多么苦重的活計，周有富從來沒有心疼過她，而只是要她一勁兒動彈。她那不懂事的隔山哥哥周和尚，也是木楞楞的不知道心疼別人。只有她媽媽有時候還照顧她休息一陣。可是，女兒長大了，單有媽媽的疼愛已經不夠了。

杜紅蓮一面幫着郭春海擺火堆，一面又心急地問道：

“甚時點火呀？”

春海說：“听氣象台的報告，約莫是后半夜才降霜。等防霜指揮部一下命令，民兵們就來點火熏烟。”

紅蓮忽然歪過頭問道：

“今晚上真的會降霜？”

春海說：“你还是青年團員，怎么也不相信科學？氣象預告，十有九准。”

“我當然相信科學，可我那后老子硬說今晚上不會下霜。就說防霜吧，我們互助組哪能象你們這樣齊心！”

一說到農業社和互助組，快活的杜紅蓮就犯愁了。因為去年冬天辦農業社時，她曾經和她后爹周有富鬧過要入社。周有富却是堅決不入社。杜紅蓮自從高小畢業以後，便立志要給村里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如辦民校、講衛生，參加村劇團宣傳等等，不論村里有什麼集體活動或上級布置下什麼工作，她總是積

极参加。当上级号召成立互助组时，她就积极动员她后爹周有富参加，她还热心地在互助组里当了记工员。到后来，她看到互助组那“春紧夏松秋垮台”的样子，又是干着急没有办法。去年冬天办农业社时，虽然她后爹说甚也不参加，她还是每天到农业社来，看一看心里也爽快啊！当她看到那老会计趴在桌上慢腾腾地登记牲畜、土地数字时，急得她真想立时到农业社当一名会计或统计。以后她看了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、机械化的电影，又急着想当一名拖拉机手了。是啊，当一名女拖拉机手多痛快，对农业增产多有用！她曾经多么激动地想象过自己参加农业社以后的美好的前途！可是周有富却死不愿意入社，还要她守在家里。杜红莲真不愿意和她那铁脸后爹、木头哥哥闷在家里，也真怕和他们在一块儿动弹的时间长了，会把她憋闷死。因此，自从办起农业社以后，她就更觉得在家里愁闷人，也更向往农业社了。

摆好火堆，郭春海想起要回庙里值夜，杜红莲也想起她走时没有关好大门。他们只好又相随着走回村里来。一路上，他们看见好多麦地上已经摆好一排排火堆，杜红莲就新奇高兴地对郭春海说：

“啊呀，这么多火堆，后半夜点着以后，四处冒起烟来，那才好看呐！”

郭春海也兴奋地说：

“是啊，今晚上这阵势真摆布得不赖。三道防线，一片烟雾。”

红莲一听说有这般情景，自然不想呆在家里睡觉。她又问春海：

“点火时你去不去？”

春海说：“当然去啊！”

她就央告春海：

“那你再叫上我吧。”

春海一听这话，心里自然高兴，便随口答应：“好。”可是，回头又想到她的后爹周有富和她家那条看门的大黑狗时，就摇摇头说道：

“叫你后老子听见呢，骂我一顿不要紧，你也就不用想出来点火了。”

红莲说：“不怕，你叫的时候声音轻点、低点，为甚要叫他听见！”

春海说：“声音太低了你也听不见。”

“那你就再唱你那秧歌吧。”

一提起唱秧歌，春海忽然想起敲钟。他就高兴地对红莲说：“点火时要敲钟，你听见敲钟，就到大门口等我好不好？”

红莲一听这办法更好，就说：

“好吧，可是钟一响你就来呀，不要让我在门口老等。”

两个年轻人就这么高高兴兴、说说笑笑，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杜红莲家门口。当红莲正要进大门时，忽然从大门里出来一个人，红莲和春海都吓了一跳，他们还以为是红莲的后爹周有富呢！等那人走出大门时，春海和红莲才认出是刘元禄。

刘元禄见他们俩相跟着从村外回来，就歪着脑袋问了一声：“到哪里去来？”

他俩都毫不在乎地一齐回道：

“防霜！”

刘元禄知道他们没有好话回他，也就只好瞟了他们一眼，气恨恨地走了。

刘元禄挑选动员互助组防霜的任务时，原以为互助组比单

干戶好動員，只要催動一下互助組組長就行了。但他來叫周有富時，這個互助組長卻躺在被窩里，說什麼也不想起來。最後也只不過答應他“到後半夜再說”。他對這位富裕中農又不敢發脾氣，沒有辦法，就只好悶悶不樂地走出大門，誰知道一出大門又碰到那冤家對頭郭春海，真是氣上加氣。這時，陣陣的西北風已經刮起來，劉元祿只覺得身上一陣寒冷，也不想再去動員別人了，他就彎回來，走進廟院斜對門趙玉昌的小鋪子里。

第二章

刘元祿走进赵玉昌的小鋪子以后，就象一个老主顧那样，往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一坐，叫了声：

“来二两！”

赵玉昌一見刘元祿进来，便把手里的报纸放在桌上，把煤油灯移到他跟前，一面給他打酒，一面問：

“怎么你没有去防霜？”

刘元祿先喝了一口酒，然后就发起牢騷来：

“嘿，不用提啦。乡长讓我领导互助組，可我叫了几个互助組組长，都是不想去防霜。刚才我去叫周有富，他倒睡啦，怎么叫喊他也不起来。叫不动他也罢啦，一出門，又碰上郭春海，还相跟的杜紅蓮。”

“怎么？”赵玉昌一听说深更半夜的，一男一女相跟在一起，就紧跟住問道：“他們相跟着到哪里去啦？”

刘元祿說：“看样子是从野地里回来的。杜紅蓮回了她家，郭春海到庙上去了。”

“噢，噢！”

赵玉昌好象听到一个好消息那样，又高兴地玩弄开手里的两颗核桃了。讓那两颗油亮的核桃在手心里轉了几圈以后，他的脑子里也就轉出一个主意来了。于是，他也打了一壶酒，又到